

闭馆日,上海博物馆为一群特殊的孩子敞开大门——

他们也可以勇敢地拥抱艺术

■本报记者 李婷

“哇,孔雀!”远远地看到莫奈的《鸢尾花》,琪琪(化名)兴奋地张开了手臂。虽然她所感知的画面跟常人有些不同,但不妨碍她对艺术的喜爱。一旁的讲解老师并不急着纠正她,而是顺着她的话往下讲:“对的,像孔雀一样漂亮。这是一种花,画家拥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了很多这样的花……”

4月24日本是上海博物馆的闭馆日,该馆却为迎接一群孩子打开了大门——他们是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的40余名学生。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或听障、或智障。这又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为了他们的此趟博物馆之行,学校和博物馆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包场参观、专门定制的讲解词、专业的手语老师陪同,身后还有20多位志愿者叔叔阿姨为他们的出行保驾护航。

“来,我们往前走!”在三位讲解老师带领下,孩子们分成三组开启艺术之旅。在约阿希姆·布克莱尔的画作《四元素:火》前,杨杨(化名)手指着画面中间的位置,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着一个词语。在学校老师的仔细聆听下,才知他说的是“瓜子”。原来,他注意到画作中散落在地面上一个个小小的、黑黑的、类似瓜子壳的物品,不仔细观察很容易被忽视,但杨杨却被深深吸引。见状,讲解老师李宏洁赶忙俯下身对他说:“对的,你看得很认真,这个跟瓜子很像,里面的肉也可以吃,这是海瓜子。”听完讲解老师的话,杨杨如释重负地咧开了嘴。

“他们的反应挺出乎我的意料,最开始我尽可能不提问,怕他们答不出来不开心,但其实他们有探索欲和好奇心,细节观察也很仔细。”让李宏洁惊讶的是,在凡·代克的画作《斯特亚爵士与其兄弟》前,有小朋友主动向她提问:“画面中弟弟的一只手没有戴手套,是因为他脱掉了吗?”“这个细节



在讲解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启艺术之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我在给其他人讲解的时候,鲜少有人注意到,但这群孩子却观察到了。”李宏洁提供讲解服务的这一批小朋友里面有所障的,也有坐轮椅的,考虑到他们的认知力和感受度,她专门为这群孩子写了一套讲解词,改了很多稿,舍弃了文艺复兴等专有名词,尽量以简化易懂的方式告诉他们画作的重点。

“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这一次体验不是看画展这么简单,而是残障的孩子们也能走进艺术场馆,平等地享受感知美、体验美、接触美的权利。”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管理中心主任张宇直言,对残障孩子最大的支持,不是在特定的节日去刻意做一些事情,而是像普通人一样看待他们。比如,在公交车站上了遇到了自

闭症孩子,他也许会乱叫或者情绪失控。这个时候,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对孩子和家长最大的包容和支持。“对特殊儿童来说,能够和普通人一样参观博物馆,也是一种平等。”张宇说。

“博物馆是消弭阻隔的地方,应该力所能及地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与艺术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上海博物馆教育部杨烨雯告诉记者,除了邀请残障孩子进馆参观,该馆还把各种校园展览、趣味拓展课、手工体验课开进上海的特殊学校,将博物馆带到孩子们的身边。“最开始去给他们上课之前,我会有些担心和忐忑,但到了学校,发现他们就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孩子,或许他们的反应会慢一些,有想法但是没有办法像普通孩子那样清楚地表

达,但是他们的情绪和投入是可以真切被感受到的,他们在认真地听你讲,并努力给你反馈。”杨烨雯透露,目前,对于大多数残障人士,走进博物馆仍非易事。为此,该馆专业教育人员与特殊教育一线教师共同编写《上海博物馆无障碍探索手册》,并在官微上开通了栏目,录制专属视频,提供参观指南。“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博物馆,带着‘特殊’,勇敢地拥抱艺术。”

“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做到完美,但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尝试会探索出更好的道路,让更多人可以更加平等地、无障碍地接触文化艺术。”手语老师唐文妍感叹,当博物馆成为更公平、温暖、有爱的空间,生动诠释的是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包容的品格。

观众在『进化』,影视剧主创跟上了吗

黄启哲

《欢乐颂4》评分走低几乎是毫无意外的,该剧唯一能激起讨论的话题是:口碑收视持续下跌,为什么还要拍、还要播?!答案透露着无奈——因为第三、四、五部是一起拍的。而这意味着,待到第五部播出时,这个昔日的爆款IP恐怕还会经历一次“挨骂”。短短七年时间,一个影视IP到底为何走到这一步?与其说是主创急于“圈钱”匆忙应付,倒不如说是对观众审美提升速度的“低估”——观众在“进化”,影视剧主创跟上了吗?

回头看,《欢乐颂》IP的“横空出世”,及其后来的“由盛转衰”都有迹可循。2006年的电视剧市场,无脑的“甜宠剧”盛行、水时长的“婆媳剧”尚未偃旗息鼓。告别了千禧年的《粉红女郎》,都市年轻女性群像戏成为市场稀缺品。生活品质与文化审美不断丰富的当下,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女性观众,期待影视主创能够真正关注都市白领女性所思想与情感生活。基于这样的背景,《欢乐颂》可谓生逢其时。剧中,五位都市女性出身家庭不同、性格职业迥异,因合租而走到一起,由此展开女性互助的美好故事。而《欢乐颂》引爆舆论的另一大因素,是其稳稳踩准了彼时社会舆论关注的各类情感生活热点。不管是樊胜美引发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问题,还是邱莹莹所代表的留在大城市打拼的“小镇姑娘”,她们面临的困惑与焦虑,或多或少能够让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找到投射与共鸣,也成就了《欢乐颂》的“热搜体质”——几乎每播一集,剧中人物境遇都要上一次热搜,引发大众讨论。

不过,踩准社会热点所带来的流量狂欢,遮蔽了剧集在现实基础、思想深度与人物塑造上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当追剧“上头”的观众冷静下来,禁不住发问:女总裁、富家女怎么会跟职场新人同住一个小区?由此可见,当最基础的戏剧设定也是“空中楼阁”,更不用说建立于此的故事线索与人物关系推进,也就都成了“无根之萍”。遗憾的是,后续孵化IP的过程中,主创并未补足这些短板,甚至一口气连拍三部。这样一来,成本是节约了、演员阵容是稳住了,可原本“紧跟社会热点”的内容优势却被牺牲掉了。新“五美”尝试延续前两部的“人设”,又可在具体的台词与事件反应上,拉不开差距,叠加新演员阵容在市场号召力与观众缘基础上的参差,以致口碑与热度持续滑坡几乎成了必然。

而反观这几年的电视剧市场,“都市女性群像戏”早已不是《欢乐颂》“一家独大”。同类口碑热门剧集在观众审美提升的倒逼下,不仅要踩准热点话题,同时也摒弃陈腐价值观与傲慢的精英主义。于是,前有《三十而已》为“出轨”“拜金”“女强男弱”等吸睛戏剧情节设定,给出更符合当代女性洒脱理智的选择;后有《我在他乡挺好的》《爱很美味》不仅呈现更写实的女性职场处境与社会困境,同时也传递更加健康和与时俱进的情感观。而即便是刚收官的《爱情而已》,跑的是“姐弟恋”青春偶像剧赛道,却早已不见了“剩女”“催婚”的老把戏。编剧花费大量篇幅聚焦人物成长,把“撒糖”藏进热血奋斗之中,成为其脱颖而出的一大关键。多维度对比之下,《我在他乡挺好的》中同时遭遇黑中介骗钱与职场“背黑锅”双重打击的乔夕辰,和《欢乐颂4》里一开篇就凭嘴皮子升职加薪的余初晖,谁能让观众更有代入感,不言自明。

《欢乐颂》IP的失利警醒着影视剧主创:这是一个不允许有丝毫创作惰性的时代。仅仅依靠“追逐热点”达成“流量KPI”的取巧已逐渐失效,潜心打磨作品内涵与深度,才是文艺创作“穿越传播周期”的正途。

带着海派韵味,方言话剧《雷雨》破圈而来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沪语有种精炼的美”“台词听起来特别嗲”“新的沪语话剧什么时候来”……在某热门生活方式平台搜索“方言话剧《雷雨》”,能看到不少年轻观众写下的观后感,这样的社会反响正是沪剧表演艺术家、宝山沪剧团团长华雯创排作品时最期待的。继首轮20余场演出取得不俗成绩后,方言话剧《雷雨》将于5月12日至14日登陆美琪大戏院。“沪语是海派文化的切口,沪剧人大胆突破,希望通过这次尝试为剧种‘引流’。”华雯表示。

华雯萌生制作沪语话剧的念头源起彼时沪语舞台剧《繁花》的热卖。“当时我看到这部作品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我就想到,作为靠上海话‘端饭碗’的沪剧演员,我们能不能也做些什么。”就这样,华雯与合作多次的导演吴汶聪一拍即合,决定做一部不同于任何版本的上海话版《雷雨》。

沪剧《雷雨》是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戏剧大师、《雷雨》话剧剧本创作者曹禺也十分赞赏:“据话剧剧本改编的所有戏曲里,沪剧是最好的。”华雯更是从19岁起就出演“繁漪”一角,她坦言,话剧的排演给她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感受。“方言话剧《雷雨》绝不是拿掉唱段后的沪剧《雷雨》,当戏曲演员不能再通过演唱来表现内心活动,反而倒逼我们寻找更丰富的表演方式。”在舞台上,宝山沪剧团的演员们暂时忘记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和身段,不再“一颦一笑”,而是更集中地咂摸人物的语言和语气。

走进剧场欣赏方言话剧,演员们纯

正的沪语演绎是表演外的另一大看点,将普通话中的表达恰到好处地“翻译”成上海话,同时还要区别沪剧《雷雨》的语言特色,剧组上下动足了脑筋。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琢磨和试错,最终决定周朴园、鲁妈等旧式人物使用尖团音,周冲、四凤、鲁大海、鲁贵使用团音更接地气,而繁漪和周萍两种发音方式交替使用。

与此同时,海派韵味体现在剧中的各处细节中。镂花窗棂横跨舞台成为背景,水晶吊灯在灰白灯光里渲染着阴郁气氛,孔雀蓝的沙发格外出挑……舞美团队在《雷雨》舞台上标志性的公馆格局中加入上海特色:海派老洋房常常拥有一大落地窗、为适应南方潮湿的天气上海人家的窗户上总有两扇气窗,这些元素都在剧中放大呈现。不仅如此,人物造型上也力求“上海化”,为繁漪度身定做的丝绒旗袍不再使用传统旗袍的裁剪方式,而是用镶边的方式在尾部做出裙摆,随着人物的走动展现出角色的摇曳多姿。

把宝山沪剧团打造成具有当代意识和审美品格的戏曲团是华雯和吴汶聪共同的梦想。经过首轮演出,华雯欣喜地看到台下的观众不再是“白茫茫”一片,甚至有高中生观众二刷、三刷。“亲近沪语才能亲近沪剧,听懂上海话才会爱上用上海话唱的旋律。”《雷雨》试水市场之后,华雯和吴汶聪也计划着推出一部沪语音乐剧。为了走进更多年轻人,方言话剧《雷雨》还将于5月3日-6日在中信泰富广场推出“《雷雨》剧本杀”活动。



继首轮演出收获不俗反响后,由宝山沪剧团创排的方言话剧《雷雨》将于美琪大戏院开启第二轮演出。(演出方供图)

从《千手观音》到《梦的守望》 纯粹的他们舞出了爱与希望

■本报记者 宣晶

近20年前,舞蹈《千手观音》惊艳了华人世界,邵丽华等21位聋人舞者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日前,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携新作《梦的守望》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展现在艺术创作上的新突破、新尝试。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该剧以盲人萨克斯演奏员王琦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一名意外失明的少年在家人、朋友的倾心陪伴下,在艺术梦想的指引下,一步步寻找自我、成就价值、挑战黑暗的心路历程。一位网友在微博写下剧评:“导演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在用艺术叙述故事,我的心全程湿漉漉的。”

在《梦的守望》中,演员们首次尝试现代舞,努力突破身体的局限,并融合众多跨界元素,比如乐手现场演奏、舞台装置、戏剧表演等。“对舞者来说,我们要勇敢尝试。”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梦的守望》艺术总监邵丽华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走进残疾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仅能享受艺术的美,还能通过舞台展示自己的魅力,提升自身的价值,展现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他们的舞蹈没有过多的修饰,更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千手观音》具有非常规律性的节奏,讲求动作的整齐划一;《梦的守望》没有固定节奏,而是根据音乐韵律去完成身体表现,这是对聋人演员最大的挑战。”邵丽华告诉记者,刚开始创排这部作品时,大家心里都比较忐忑。“许多演员的现代舞是零基础,这种转变对他们并非易事。”邵丽华常常看到,演员们对着镜子或拿着道具细心琢磨、不断摸索。

在《梦的守望》中,聋人舞者梁源钢、汪佳伟分别饰演“大王琦”和“小王琦”,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在舞台上扮演盲人。为了准确呈现真实的盲态,两位演员在排练中蒙上眼罩,以触摸的方式感知周遭世界,将擦着地往前蹭的步伐融入舞蹈。“舞台是一个造梦的地方,没有任何门槛,不论是听障还是视障,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该剧编导、青年编舞家龚兴兴说:“聋人孩子的内心干净、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携新作《梦的守望》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制图:李洁

细腻且丰富,他们没有过多的修饰,更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在舞台上,16位视障、听障的舞蹈演员互相配合完成演出,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为了这一刻,主创团队和演员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听不见音乐,聋人演员如何形成舞台上特殊的默契?“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琢磨出各种小窍门,以期达到最好的舞台呈现。”邵丽华透露,在《梦的守望》尾声处,有一段集体奔跑的戏。梁源钢饰演的“大王琦”站在人群中间,用双臂左右晃动来充当“节拍器”,其他人由此找准自己的节奏。“手势老师在台下毕竟有一定距离,对于演员们来说,在身旁寻找

参照物是最方便的方法。”

“在他们以往训练中,节奏的精准和方位的一致也许是他们最为擅长的。就如众所周知的经典作品《千手观音》,演员们在空间构图和身体节奏上可以完成得淋漓尽致。”龚兴兴坦言,在《梦的守望》里,演员们要在60分钟内不停切换位置,打破了常规的审美节奏。“持续性高度集中,这对他们确实是一种考验,对我来说更是从未经历过的创作方式。但我相信,舞蹈从来都不是用节奏来找齐,他们可以通过动作的编织、演员的气息、发力的主被动关系互相搭建,找寻他们最为默契的方式来体现。”